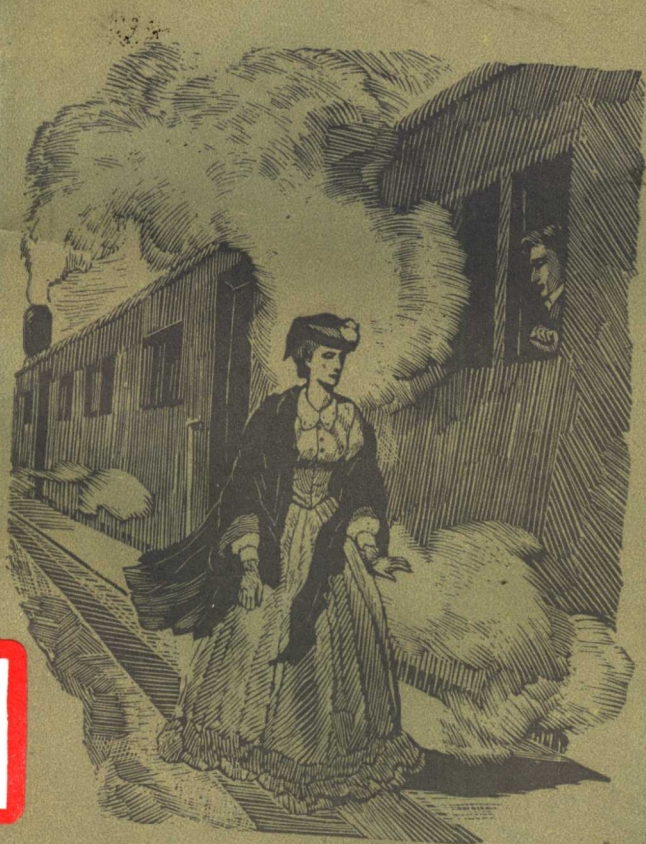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著

# 烟



# 烟

[俄] 屠格涅夫 著

陆 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van Turgenev

SMOKE

---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烟

〔俄〕屠格涅夫著

陆蠡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125 插页 1 字数 154,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册

书号: 10188·400 定价: (六) 0.72 元

## 前 言

《烟》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后期作品，它发表于一八六七年。当时作家侨居国外，俄国社会思潮正处于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高涨和七十年代的民粹运动兴起之间的“过渡时期”。屠格涅夫是一个农奴制度的激烈反对者，但随着六十年代前夕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他脱离了曾刊载过他的作品的革命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小组，而和自由贵族活动家们结合在一起了。

屠格涅夫在《烟》这部长篇小说中以否定的形式描写了贵族反动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以否定的形式描写了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这部小说通过一对恋人的爱情波折，无情地鞭挞了俄国官僚社会的黑暗与愚蠢；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言行不一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前途的悲观与失望。

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父与子》和《处女地》重要，但它的文采明快秀丽，心理描写精湛透彻，它从头至尾在传达思想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上，仍不愧为屠格涅夫的典范作品。

本书译者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烟》的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〇年七月。陆蠡先生曾经翻译介绍过多种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可惜他已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他的译笔清雅流畅，译文至今散发着熠熠动人的光彩。今天，在纪念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

之际，我们自然会缅怀陆蠡先生在介绍俄国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为了纪念屠格涅夫，我们决定重版陆蠡先生所译《烟》，以飨读者。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登巴登著名的“寒暄厅”前面，麋聚着很多人。连日来天气晴和，周围的一切——葱茏的林木，这欢乐的城市的明洁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群山——都曝在煦和的阳光下，洋溢着休沐日的喜气；一切好象微笑着，带着悠然自适的迎人欲语的情态；人们的脸上也浮现着同样的描画不出的快乐的笑颜，不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没有两样。就是那些巴黎娼女们的涂满了铅华和脂粉的脸，也没有使这生意欣欣的大千气象减色，她们的五颜六色的飘带和羽饰，帽子上和面纱上闪烁着的金黄的钢花般的星点，令人不禁联想起春雨汛中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群鸟。但是那些从四面八方飘送过来的干涩的，带喉音的法兰西语，可够不上鸟儿的歌声，连比也不能比。

一切如往常那样进行着。天幕底下的乐队，最先奏着《托拉维亚泰》<sup>①</sup> 歌剧里的一支杂曲，接着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sup>②</sup>，继后是一首俄罗斯歌，歌名《告诉她》，是一位卖气力的乐队长把它谱入管弦乐的。赌厅里，围绕着绿色的台面，拥挤着老是同样的几个熟稔的面孔，带着同样愚钝的，贪婪的，三分惊呆，四分着恼，完全贪得无厌的表情，他们都是赌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尴尬相，就是最贵族气的也免不了。这里坐着我们的老赌客，那位胖胖的服装非常时新的从泰卜夫来的俄罗斯地主，圆睁着眼

睛，胸口贴靠在桌边，以莫名其妙的痉挛似的匆遽，在收赌注者们高声大喊“*Rien ne va plus*（什么也不行了）！”的当儿，也不顾他们的冷笑，用汗湿的手把金路易③一大堆一大堆的押在轮盘的四角上，这一来，纵使他运气顶好，也莫想赢钱的了。这样的滥赌可并没有丝毫妨碍他在当天晚上，以无偏颇的激愤，极口奉承科珂亲王的意见。这位科珂亲王，是在野党贵族著名领袖之一，他，有一次，在巴黎玛蒂尔特公主的客厅里，很幸福地能当着皇帝的面说：“*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夫人，财产私有的原则在俄罗斯是连根动摇了）。”靠近俄罗斯树，*à l'arbre russe*，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都照着往常的习惯聚集在那里。他们傲岸地轻慢地风度翩翩地走拢来，大模大样地温文尔雅地互相招呼，俨然是当代文化最高层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碰面了，坐下来了，他们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话说。他们只得拿一些可怜无聊的胡扯或者是从一位迂腐不堪的法兰西没落文人口里听来的一些极下流极平淡的笑话自足了。这位法兰西佬曾做过新闻记者，是一个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样的小脚板套着一双犹太式的靴子，卑贱相的瘦脸上留了一抹可厌的老鼠胡。他把《查利梵里》④和《丁泰曼黎》⑤的古老解颐录当中的一些胡

① 《托拉维亚泰》(迷途者)是意大利三幕歌剧。取材于小仲马之《茶花女》。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斯剧院初次上演。——译者

② 施特劳斯(1804—1849)是奥国作曲家。有“华尔兹之王”之称。作品不下二百五十余篇，以华尔兹(一种圆舞曲)占多数。——译者

③ 金路易是法国古金币。始铸于一六四〇年路易十三在位时，一七九五年废止。——译者

④ 《查利梵里》是一八三二年法国夏尔·菲利波等创办之杂志。原为政治评论刊物，直到一八三五年言论被压迫，乃流为漫画讽刺刊物，类皆取笑小市民阶级的。——译者

⑤ 《丁泰曼黎》是一八四〇年法国拉律与科梅宋在巴黎创办的漫画讽刺周刊。——译者

治说给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 (说给这些俄罗斯公子王孙们)——听，而他们，Ces princes russes(这些俄罗斯公子王孙们)，轩然喷出感激的大笑，好象不由得他们不承认异国的诙谐到底是要高明得多，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没有本领创造出什么有趣的笑话来。可是这儿的人物几乎都是我们社会的 *fine fleur* (名花)，“全是上流人物和时尚之镜”。这一位是X伯爵，我们的举世无双的多才多艺者，一个深有音乐天禀的人，他常常煞有介事地坐在钢琴前面，“谄诵”着什么歌曲，但是事实上没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键盘上瞎摸一通，连两个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调儿，有几分象落泊的吉卜赛人，又有几分象巴黎的理发匠。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论在哪一方面，文学，政治，演说，偷牌，都是拿手。这一位，乃是Y亲王，宗教与人民之友，他在酒精专卖的黄金时代，曾用颠茄汁搀和“伏特加”<sup>①</sup>，冒充上等酒出卖，因此趁机发了一注财；还有这位威声赫赫的O·O·将军，他曾经镇压过什么乱子，又曾救平过什么案件，但是归根结底仍是一无所长的家伙，他自己不知道处理自己；还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大胖子R·R·，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了不起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聪明人，而实际，他壮健得象一头公牛，而笨得象一段木头……这位R·R·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仍然保留着四十年代——《当代英雄》<sup>②</sup>的时代和伏罗亭斯基伯爵夫人的时代——纨绔子弟旧风习的唯一人物。他仍旧保持着走路摇摇摆摆的特别步法和 *le culte de la pose* (爱装腔作势)——这句话简直不能用俄国话表示——以及那种不自然的对动作的讲究，那种打瞌睡似的尊严的表情，那种不假言笑好象谁冒犯了他

① 伏特加是一种烈性的麦酒。——译者

②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散文小说。——译者

似的面色，那种张开大口打呵欠拦断别人说话，望望自己的指甲，从鼻孔里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从脑后扒到眉峰的习惯，如此等等，如此等等。这儿也有的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外交家，在欧洲负有时誉的要人，有计谋，有见识的人物，他们以为“金玺诏书”<sup>①</sup>是教皇的救命，以为英国的“贫穷税”是课征在贫民身上的。这儿，有的是热情的，虽则脸皮太薄了一点，说话拌舌花儿的 *dames aux Camélias* (茶花女<sup>②</sup>) 的崇拜者，年纪轻轻的哥儿们，头发梳得挺讲究，从前额一直到脑后，两边分开，嘴角拖着两络很漂亮的胡须，身上穿着真正伦敦出品的衣服，这些豪华子弟们，处处难免叫人想起他们和刚才说过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没落文人一样的粗浅浮俗。但是啊，才今有遇不遇！我们贵国的国产好象不大流行；那位S伯爵夫人，著名的“时尚”和“气派”(grand genre)的女裁判员，嘴头刁钻点儿的给她起个绰号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带头巾的梅杜莎”<sup>③</sup>。她当巴黎文士不在之际，宁愿欢喜结交些在当时多如过江之鲫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维亚人，美利坚降神术者，乖巧伶俐的外国公使馆的书记官和女性的然而早熟的善言悦色的德国小夫们，而不欢喜本国。跟着伯爵夫人的样，便有一位白蓓黛公主，据说，萧邦<sup>④</sup>枕在她的臂膀上断了气(综计萧邦在她们的臂上断气的女子，在欧洲不下几千)。还有安娜公主，倘使她那藏在骨子里的粗鲁的乡下洗衣妇气质，不象烂白菜的气味透过名贵的琥珀香似的，经常流露出

---

① “金玺诏书”是一三五六年查利四世所下之救命，规定德国皇帝之选举法者。——译者

②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小说及剧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处指一般娼妓。——译者

③ 梅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人看见她，便立即化成石头。——译者

④ 萧邦(1809—1849)是波兰极有天才之钢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译者

来，她可算是能颠倒一切男子的。再有葩雪黛公主，她遭逢着这样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个好差使了，忽然，*Dieu sait pourquoi*（天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殴伤了市长，偷了两万卢布公帑，挟款潜逃。还有一位善笑的公主咕咕；一位工辇的公主喳喳。她们都把本国人撇在一边，对他们不予理睬，礼貌不加。让我们也把她们撇在一边吧，撇开这些美丽的太太小姐们，让我们离开俄罗斯树，离开傍它坐着的穿了华贵的却毫无风韵的衣服的仕女们。愿上帝去解救她们，引她们脱离这消损她们的无聊的哀愁吧。

## 二

离开“俄罗斯树”几步远，在一家魏佩尔咖啡店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清秀的男子，年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躯体单薄，皮色微黑，有着一副器宇轩昂的和悦的面孔。他上身向前伛俯，双手靠压在手杖上坐着，看他那副宁静自然的神气，好象他从来不曾想到有旁人在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的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黄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视着周围，偶尔为了避免阳光的逼射，便眯成一条缝，于是又定睛察看他身边走过的什么奇装怪服的人物，同时一丝孩子般的微笑，轻轻地掀动他美丽的口髭，嘴唇，和翘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德国裁制的外衣，灰色的软呢帽把他高广的额角遮住了半截。在初眼看来，他给人的印象便是一个正直诚实聪明练达的颇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许多青年一样。他好象是在久长的工作之后来作一番休息。好象要从这展开在他的眼前的闹景中寻取一点最纯朴天真的娱乐，因为他的思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思想，也在移动着，在和目前完全不相同的一个世界里。他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作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里维诺夫。

我们既然早迟要和他相识，那末把他的并不怎样复杂和有趣味的过去借一言数语来叙说一下，也是需要的吧。

他是一个踴勉尽职的平民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儿子，一般人諒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却并不然，他是在乡村间培植的。

他的母亲是个名门贵胄，皇家女塾的学生。她是一个心地良善的热情的女子，可并不是没有性格。虽则她比她丈夫年纪小二十岁，她却尽可能地把他改造过来，把他从小官僚的生活轨道中拖出来，叫他过着地主的生活方式，把他的暴戾固执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优雅。全靠她，他开始服装穿得整洁了，行动举止也彬彬有礼起来；他开始尊敬读书人，看重学问；——虽则，不用说，他手里是从不拿起书本的——他丢弃了骂人恶习，多方努力不贬低自己。他终至于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详，说话也低声和气，并且只限于谈些高尚的题材，这些是费了他不少气力的。“啊！这浑蛋东西真该揍一顿！”有时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口头上他却大声说：“是，是，这样……当然……这值得考虑。”里维诺夫的母亲照着欧洲风习管理家政；她使唤婢仆，不用亲热的“您”，而用多数的“你们”，从来不准任何人在桌上吃得过饱发呆。至于管理地产的方面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力所能及的了，她有一块土地，很久以来便一任荒废；这块土地面积很广，还有各色各样的有用的附属，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边沿，从前还有一座工厂，是一个热心的可没有经营能力的地主建筑的，曾经在一个奸刁的商人手里兴旺过一时，而在一个良善的德国经理的监督管理之下完全亏折。里维诺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产落到别人手里，不欠账，便引为满意了。不幸她缺乏一点儿健康，在她的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便因肺病死了。为了一场风波，（读者以后便会知道）里维诺夫没有修完大学的课程，便跑回乡下的老家，在那儿，不做事，不交游。没有朋友，闲荡了一些辰光。多谢当地的乡绅，他们并没有懂得西欧的“缺席主义”<sup>①</sup>理论的弊害，仅是为了家传的信念：“自己的衬衫贴肉”<sup>②</sup>，而对里维诺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一八五五年被征去当

兵了，克里米亚之役，他在里海边上泥屋中驻留了六个月，没见过“联军”半个影子。害了一场伤寒症，险些儿把性命送掉。这之后，当然不是没有不愉快的经验的，他在贵族议院里服务了一些时间。当他回到乡间小住之后，他爱好起耕种来了。他发现了她母亲的地产，在他的老耄病弱的父亲的疏忽无力的管理之下，年中收获不到十分之一的出产，倘若交给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黄金窟的。但是他也发现，他所缺少的正是经验和技術——于是他跑到外国去学农业和工艺，从初步入门学起。他在麦克伦堡，锡里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的时日，他游历了比利时和英格兰。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学习，搜罗各方面的知识；这知识的获得太不容易，但是他始终不懈，克服了困难，而现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将来，他相信，他将对乡里邻人会有所贡献，也许对整个地方能有所效劳，他预备回家了，那儿，他的父亲，为了农奴解放啦，地产重新分配啦，农奴赎身啦，总而言之，为了一切新的制度发愁，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给他的每一封信里都带着绝望的恳请和祈求，要他的儿子赶快回来。但是他为什么滞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他一天又一天地盼望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泰雅娜·彼得罗夫娜·薛斯它夫的到来。他在幼小时便和她厮识，并且曾在德累斯顿她姑姑家里和她同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他对这位青年女亲眷怀着一种真挚的爱慕和尊敬，在

---

① 缺席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劳动人民反对不民主的选举法，大批不参加。这里指地主终年在外游历，不得不找人代管田地。这种情况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长，整理施肥都只顾目前；地主又对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土地渐渐瘦瘠，出产减低。第二，经理人只知居间牟利，剥削农民。原来供给地主和佃农两户的粮食，现在却要供给第三户了。——译者

② 这句话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贴亲”，他们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所以便把里维诺夫弄去入伍了。——译者

他的乏味的预备工作结束之后，在他准备踏入一个新的境地，开始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官场的事业的当儿，因为她是他所钟爱的女人，又是他的伙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连结在一起——同安乐，同忧患，同劳苦，同休息，引用英国人的一句话，就是 *for better, for worse*（好也好，歹也好）。她答应了。他须得回卡尔斯鲁厄去，因为他的书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儿……但是你还得要问，他为什么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抚育泰雅娜长大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薛斯它夫，一位五十五岁未出嫁的老处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诚实而有点儿孤傲的灵魂，极容易燃起舍己献身的热火的自由主义者，一位 *esprit fort*（意志坚强者）——她读过史得劳斯<sup>①</sup>的作品，虽然她把这桩事瞒着自己的侄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贵族政治和时流社会的死对头，可是她，抑不住诱惑，想在比方如巴登这样时髦的地方瞧一瞧贵族的社会……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不穿硬裙子<sup>②</sup>，斑白的头发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对奢侈和华丽却暗暗地爱好着，拿这些来嘲骂一顿或者表示对它们的轻蔑便是她顶欢喜的消遣。谁能够拒绝这位好老太太，不让她开开心呢？但是里维诺夫是这样地宁静，从容，这样地怀着自信凝视着他的周围，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前程是确定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前程自傲，并且以这亲手制造出来的事业而欣然得意。

---

① 大概是德国小说家。——译者

② 硬裙子是用钢骨撑开的裙子。——译者

### 三

“哈！哈！他在这儿！”里维诺夫突然在耳朵根听到一阵尖急的声音，一只肥满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来，发现了原来是他的寥寥可数的莫斯科旧友中间的一个，姓巴倍夫，一位老好的一点没有脾气，同时一点也没有用的家伙。他不再是青年了，一条软绵绵的鼻子和松弛的颊肉，好象放在开水里泡过似的，头发油污蓬乱，身材矮胖。老是没有钱，老是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大惊小怪，罗斯蒂斯拉夫·巴倍夫没有目标地，哄哄闹闹地，在我们长受罪的万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来去。

“真是他乡遇故知啦！”他又说，瞪着肥得没缝的细眼睛，嘟出两片肥厚的嘴唇皮，在这上面，几根疏疏落落的染色的胡子生得怪难看的。“啊，巴登，统天下的人都象黑壳虫般地奔集到这儿来了！你是怎样来的，格里夏？<sup>①</sup>”

巴倍夫对不论什么人都用教名<sup>②</sup>称呼的。

“我到这里三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它干么？”

“真说得好，问它干么？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夏，也许您没有留心到刚才谁来到这里啦！谷柏廖夫本人来到这里啦！他亲自到这里来！昨天从汉得尔堡来的。你当然知道他的吧。”

“我听到过别人说起他。”

“竟没有一面之缘么？天！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内我非拉你一道儿去见见他不可。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啊，顺便……这一位是伏罗希洛夫……且慢，格里夏，恐怕你连他也不认识，我很荣幸替你们彼此介绍。两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他是一只凤凰，真的！大家抱吻吧！”

说了这话，巴倍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神清气爽，双颊绯红，但是脸相带有几分早熟的假正经的漂亮青年转过身去。里维诺夫站起来，当然不会和凤凰抱吻，只是和他交换了一个简慢的鞠躬，那凤凰，瞧他那副生硬笔挺的样子，可知他对于这初未料及的介绍，并不见得怎样高兴。

“我说他是一只凤凰，我并不撤回我的话。”巴倍夫接着说，“跑到彼得堡××军官学校里去看一看那金榜；谁的名字挂在头里？不是塞蒙·扬科夫列维奇·伏罗希洛夫还有谁！但是，亲爱的老伙计，我们要飞到谷柏廖夫那里去，谷柏廖夫，谷柏廖夫，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贤愚贵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正在执笔中的著作是多么……哦——哦——哦！”

“哪一方面的著作？”里维诺夫问。

“不论哪方面，我亲爱的孩子，仿巴克尔<sup>③</sup>的笔法……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面百事都好像解决了阐明了。”

“你读过这部作品没有？”

“不，我没有读过；这真是一桩传扬不得的秘密；但是从谷柏

---

① 格里夏是格里哥利的昵称。——译者

② 俄国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教名，第二字是父称，最后是姓。直称教名，是不客气的。——译者

③ 巴克尔(1821—1862)是英国历史家。——译者

廖夫那儿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倍夫紧握着两手叹了口气。“啊，假使俄罗斯多产生了两三个象他那样的天才，啊，我们所见到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让我告诉你一桩事，格里夏；无论你近来从事于何项事业——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干什么事业——无论你有何种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从谷柏廖夫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给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时哉不可失，我们必得去。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一个路过的红髻发的阔大少，低矮的帽冠上饰着一条天蓝色的丝带的，回过头来，带着讥嘲的微笑，从眼镜底下朝巴倍夫盯了一眼，里维诺夫恼了。

“你哇啦哇啦喊什么啦？”他说：“别人当你在赶猎，嗾着猎狗呢，我晚饭都还没吃哩！”

“这算得什么！我们马上可以到魏佩尔去……三个人一起……好极了！”他又轻轻地添问了一句：“你有钱替我会钞么？”

“有，有，只是，我不晓得——”

“请你不要多说：你得谢谢我，他一定高兴去的。啊，天哪！”巴倍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奏《欧那尼》<sup>①</sup>最后的一段了。多么美！……*O som……mo Carlo*……说来见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下子就会流泪了。喂，塞蒙·扬科夫列未奇，我们一道去么，喂？”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装着刚才那副笔挺庄严样子的伏罗希洛

---

① 《欧那尼》是意大利四幕歌剧。取材于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一八四四年三月九日在威尼斯剧院初次上演。*O Sommo Carlo*（暴风雨之极峰）系该歌剧中第三幕，七人合唱。——译者